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规划课题成果

社区教育“学习圈”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基于镇海的实践分析

社区教育“学习圈”课题组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规划课题成果

社区教育“学习圈”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基于镇海的实践分析

社区教育“学习圈”课题组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区教育“学习圈”建设的研究与实践：基于镇海的实践分析 / 社区教育“学习圈”课题组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 11

ISBN 978-7-308-13859-8

I. ①社… II. ①社… III. ①社区—社会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G7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9347 号

社区教育“学习圈”建设的研究与实践

——基于镇海的实践分析

社区教育“学习圈”课题组 著

责任编辑 樊晓燕(fxy@zju.edu.cn)

封面设计 春天·书装工作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96 千

版 印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859-8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社区教育“学习圈”特色建设的探索与研究 课题组成员

组 长： 杨宇伟

副 组 长： 全志伟 徐明刚

成 员： 徐雪群 陈玮玮 贺军辉 胡燕波 郑丽萍

参研人员： 王清强 汤海明 吕欢美 李 惠 张爱娟

毛 颖 李静珠 虞 红 孙立新 顾兴强

严永均 杨昌杰 徐立宏 吴戏贤 顾宏伦



序

摆在我面前的《社区教育“学习圈”建设的研究与实践——基于镇海的实践分析》，是宁波市镇海区列入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的一项研究成果。自2010年3月启动，至今已历时四年，其间坚持边研究、边实践、边反思、边提高的原则，形成了一系列推动策略和阶段成果，“学习圈”业已成为学习型镇海社区建设及社区教育中最具生命力的组织细胞和社会单元。这项研究是镇海区同志们以构建“学习圈”推进居民自主学习、实现社区教育惠民，所交的一份学习惠民答卷和实践创新成果。他们在书稿付梓出版前，邀我作个序，我拜读书稿以后，大致有以下两点感受：

一、学习圈的实践与探索，初步体现了社区教育领域的三重创新。

虽然学习圈并不是我们的发明，而是从国外移植或借鉴过来的舶来品。但当我们提出学习圈问题并付诸实践的时候，其本身就包含着我们对于我国国情、社情、民情的深层考量，包含了我们的理念观点及其对行为模式、发展路径的判断与选择，特别是在我国社会经济快速转型的环境条件下，要使这个新生事物生根并茁壮成长，就迫切需要我们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就此而言，笔者以为，镇海区学习圈的初步实践，大致体现了三重创新：

一是管理创新。当社区教育管理者，把工作的着眼点与侧重点，从直接管理或直接从事社区教育的具体活动，转向培育居民以自主学习为基本特征的“学习圈”，这就意味着管理本身的一种创新，它反映了社区教育管理职能，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的转变，从统包统揽到居民自主学习的位移，从管理向服务的转变。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发生的新公共管理运动实践证明，面对社会现实的巨大变革，政府必须经历一场革命，政府的职能不是无限的、万能的，而要从无限政府变成有限政府，从有限政府变成有效政府，从管制政府变成民主政府、服务政府，政府的职能要从划桨转为掌舵。学习圈的实践，和新公共管理理论揭示的走向和预期，正好不谋而合。说明在差不多背景条件下，历史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中,首次提出了治理理论,强调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笔者以为,镇海区学习圈的提出和构建,他们虽然不是先知先觉,认识必然有一个过程,但是从本质上看,他们构建学习圈的举措,则是集中反映了现代治理理论,在社区教育改革发展过程中一次生动而具体的实践。相信他们随着深入的学习实践,一定会更加自觉地以现代治理理论为指导,开创居民学习者主体性发展社区教育的新局面。

二是教育创新。从教育的地位作用来看,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学习,教的最高境界是不教,教育的根本宗旨,是帮助学习者掌握必要的知识技能,内化为学习者自身的素质能力,从而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达到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共处、持续发展的目的。从教育与学习的关系分析,教育是学习的条件与支持,学习是比教育深一个层次的行为,特别是自主学习或自我导向学习,是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一个时期以来,学习圈、学习型社团、学习共同体等一类概念,成了社区教育的热词,标志着一部分社区教育实验区、示范区,社区教育发展达到了较高阶段和较高水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圈的产生与发展,说明社区教育结构内涵发生了可喜可贵的变化:要我学、被动学正在变成我要学、主动学,由教育者主导甚至主宰教育的局面,正在向学习者自主学习、自我导向学习的局面转变,就是说,社区教育的格局正在发生由教育者主体,向学习者主体位移的深刻变化,社区教育的发展走向会越来越变成社区学习。

三是体制创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区教育经历了十多年的发展改革,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包括体制机制改革成果。但毋庸讳言,社区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是一个难点问题和瓶颈制约。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特别是从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高度,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来看,工作的着力点如何投到培育社区教育多元主体上,特别是培育居民自主的社会组织,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走出社区教育居民主体性发展新路子?如何推进并形成社区教育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崭新格局?是我国社区教育持续发展深化改革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可贵的是,镇海区的同志们思想敏锐,用心思考,觉悟快、见事早,在2009年就提出了构建居民学习圈的新思路、新举措,并采取切实措施,大力培育居民学习圈,开创了学习圈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大面积提高了居民社区教育参与度。现在,我们欣喜地发现,政府在社区教育方面公共服务的职能没有变,政府在社区教育中的主导作用没有变,但政府及教育部门的执政理念、执政方式

悄然发生了变化,特别是社区教育中学习圈一类的社团组织异军突起,社区教育中政府主导、社团主角、居民主体的格局正在悄然形成。

可以预见,随着我国治理创新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社区教育将越来越变成社区学习,社区居民主体(通过组织)地位越来越凸显,社区教育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崭新格局必将形成。

二、把宏观思维和底线思维结合,上联宏观,找准科学定位,下接地气,善谋自身建设,是这个研究的突出特点。

其实,学习圈是一个微观的研究课题,如果就事论事,必然生发不出多少引人关注的思想和价值。但是,这个研究团队却善于把微观研究放在广阔的宏观背景下,科学定位,条分缕析,层层递进,直击本题,从而深化了对构建居民学习圈的必然性、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

首先从研究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社区教育入手,把学习圈置于这样的教育背景下加以考察,以利认清学习圈的教育源头和教育背景;接着,从社会经济发展、组织学习思潮、文化发展状况、人性自由发展等多个维度深入分析,以利了解学习圈产生发展的社会动因,及其根茎相连的因果关系;进而,研究者又聚焦政治制度、经济因素、科技发展、人口状况、教育背景等多种影响因素,以利正确把握和处理好学习圈构建中的种种环境条件而扬长避短;他们还把本研究与国际上诸如美国的社区学院、瑞典的学习圈、日本的公民馆等同类实践联系起来,加以考察分析,借他山之石攻玉,帮助我们一起思考学习圈建设的中国特色与本土特点。

前面说到,学习圈既然是一个微观领域课题,更必须紧接地气,把学习圈做实做强,彰显特色,打造品牌,教育惠民。自从2009年镇海正式推出学习圈以来,他们从加强对社区教育“学习圈”知识普及、了解居民学习需求、确定学习圈建设试点、设计实验方案四方面开始了准备工作;其后,他们又通过增加经费支持、培训学习圈负责人、开展学习圈建设评比、加强宣传等方面,扎实推进学习圈建设。近年来,他们又确立了建设多元立体学习圈的工作思路,从满足居民多样需求、挖掘区域特色、整合各类资源等方面,进一步完善学习圈保障体系,凸显学习圈特色和文化内涵,创建学习圈课程体系,升级数字化学习平台,全面深入推动学习圈内涵特色建设。所有这些,都给学习圈建设和发展,提供了富有针对性、指导性的经验借鉴。

当然,“学习圈”的实践与探索,毕竟时间还不长,如何处理学习圈与非学习圈、学习圈与面上社区教育工作的关系;如何把学习圈建设提到体制机制创新高度,推进社区教育治理体系建设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加强统筹规划及

支持服务体系建设,形成高品质富特色厚内涵的社区教育品牌,不断提高社区教育的优质度、参与度、公平度、满意度,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让我们一起共同努力,不断实践创新,为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完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学习型社会建设之路而不懈努力!

中国成教协会社区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

陈乃林

2014年7月30日于南京

目 录

第一章 社区教育“学习圈”建设的背景·····	001
第一节 从终身教育到学习型社会·····	001
第二节 从学习型组织到“学习圈”·····	012
第三节 从社区教育到“学习圈”建设·····	020
第二章 社区教育“学习圈”建设的动因·····	026
第一节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呼唤·····	026
第二节 国外组织学习思潮的激发·····	032
第三节 我国文化大发展的引领·····	036
第四节 人身自由发展的使命召唤·····	040
第三章 影响社区教育“学习圈”建设的因素与条件·····	045
第一节 政治制度因素·····	045
第二节 社会经济因素·····	050
第三节 科学技术因素·····	053
第四节 人口状况因素·····	057
第五节 教育发展因素·····	062
第四章 社区教育“学习圈”建设的理论基础·····	066
第一节 学习型组织理论·····	066
第二节 社团组织理论·····	069
第五章 社区教育“学习圈”建设的国际参照系·····	075
第一节 “学习圈”:瑞典社会民主的土壤·····	075
第二节 日本公民馆的特色·····	078

第三节	丹麦民众高等学校的特色·····	083
第四节	英国产业大学的特色·····	087
第六章	社区教育“学习圈”建设的现实分析:以镇海为例·····	094
第一节	社区教育“学习圈”建设的地域背景及发展历程·····	094
第二节	社区教育“学习圈”建设的经验·····	104
第三节	社区教育“学习圈”建设的问题·····	109
第七章	镇海社区教育“学习圈”特色建设的战略构思·····	114
第一节	社区教育“学习圈”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114
第二节	社区教育“学习圈”建设的战略目标、规划及重点·····	121
第三节	社区教育“学习圈”建设的战略举措·····	125
第八章	镇海社区教育“学习圈”建设中外部环境的优化·····	131
第一节	强化社区教育意识·····	131
第二节	整合社区教育资源·····	135
第三节	加强社区教育投入·····	142
第四节	实施社区教育评价·····	145
第五节	发挥学校教育的辐射性·····	151
第九章	镇海社区教育“学习圈”建设中内部系统的完善·····	160
第一节	组织建设·····	160
第二节	基地建设·····	163
第三节	队伍建设·····	168
第四节	课程与平台建设·····	174
第十章	镇海社区教育“学习圈”建设中内涵建设的提升·····	180
第一节	打造社区文化,营造学习氛围·····	180
第二节	以创建特色项目推进社区教育优质发展·····	186
第三节	以理论研究提升推动实践创新·····	190
第十一章	镇海社区教育“学习圈”建设的典型案例·····	195
第一节	志趣相聚型“学习圈”·····	195

第二节 区域特色型“学习圈”.....	209
第三节 资源辐射型“学习圈”.....	242
第十二章 结束语.....	251
参考文献.....	256
索 引.....	262
后 记.....	263

第一章 社区教育“学习圈”建设的背景

第一节 从终身教育到学习型社会

一、终身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1. 理念的提出

终身教育思想最早萌芽于 19 世纪 80 年代,“终身教育”一词最早始见于 1919 年的英文文献中。二战后,广见于各国的教育文献中。^①

“终身教育”作为一种为当今世界各国所普遍认同的教育思潮、教育理念,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就开始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和组织下着手进行推广和普及工作,而其真正形成则在 20 世纪 60 年代。1965 年 12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第三届国际成人教育促进大会,时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人教育计划处处长,法国成人教育学家保罗·朗格朗(Paul Lengrand),正式向大会提交了“关于终身教育”的提案,会议认真审议并一致通过了该提案,并最终形成了一份研究报告,并被公开发表,该报告指出:“人从诞生到死亡为止的一生都必须接受教育”。^② 该报告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得到广泛流传,自此,终身教育作为一种崭新的教育思潮,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推广,并逐渐被学习、认同与践行。

(1) 终身教育产生的缘由

一是社会变迁——人们需要不断学习,以增强角色适应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原子能技术、航天技术、电子计算机的应用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开始兴起并迅速发展起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① 王丽雅. 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与学习化社会概念辨析[J]. 天津职业院校联合学报, 2006(6): 23.

② 吴遵民, 黄欣. 实践终身教育论[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8: 3-4.

科学技术的发展带动了整个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不仅表现在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的经济结构、过程及功能方面,甚至还影响到日常生活方式和普通家庭生活方面。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技术的不断更新换代、新技术新行业的出现,为了更好地适应“新职业、新生活、新形势”,人们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术、新理念,以适应新岗位对人才的要求。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得人们不断接受新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以适应社会生活节奏。终身教育强调人的一生必须不间断地接受教育和学习,以不断地更新知识,保持应变能力,其理念正好符合时代、社会及个人的需求。

二是生活改善——人们拥有更多时间,以追求高品质生活。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世界进入了一个和平发展的快车道。新科技革命的迅猛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生产方式、工作方式,电子技术、机器生产逐渐代替手工操作,极大地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

经济的自由,生活的富裕,劳动时间的减少(如:双休日、带薪休假制度的实行等)使人们可以摆脱体力劳动和家务劳动的拖累,从每天衣食住行的繁忙中解放出来,使人们可以拥有更多的自由支配时间。人们开始关注高品质的精神生活,从而,不断充实自我,提升自我,快乐自我,以充分实现自我人生的价值。基于此,人们不断努力从事各种成人闲暇教育,参加各种兴趣“学习圈”,以拓展兴趣,广交朋友、娱乐身心、提升学历、充实生活,提高生活的品质,然而,这一切却是一次性的传统学校教育所根本无法企及的,只有依靠终身教育的支持才可能完成,真正实现人人可学、时时皆学、处处能学,切实满足人们对多元化教育的需求。

三是教育乱象——人们期望教育变革,以实现和谐化校园。

自19世纪中后期,现代学校制度建立起来,实施以法治教,普及义务教育;建立了完善的学校教育系统——学制;创立了新的教学组织形式——班级授课制度等,学校作为专门的人才培养机构,在培养优秀人才,提升国民整体素质方面,确实发挥了其他社会机构所无法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然而,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校教育的矛盾、弊病与日俱增。如,儿童大量逃学现象、校园暴力、校园早恋、应试教育、教育与社会严重脱节等等。我们不难发现,学校乱象背后的实质,是学校教育质量的低下。因此,人们普遍希望能从根本上对旧有的教育制度进行改革,打破教育形式之间的壁垒、界限,充分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优化组合,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成人教育)三者有机结合,教育开放的终身教育必然受到人们的欢迎。

(2) 终身教育的内涵

有关终身教育的内涵探讨可谓是百家争鸣,众说纷纭,已经形成了不同学术理论观点,然而,目前依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定论。纵观各家之言,我们认为:终身教育不是一种教育体系,而是支撑这个体系的基本思想和原则。终身教育是“人从出生起直到老年为止,一生中接受教育的全过程”。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活到老、学到老”。它包括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横向,包括家庭、学校、社会三个领域的教育;纵向,包括贯穿人一生各个阶段,即婴幼儿期、青少年期、成人期及老年期四个时期的教育。终身教育具有“全员、全程、全方位”的特点,旨在为每个社会个体提供“从婴儿到老年”“全程性”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以实现社会成员的全面自由的发展。

2. 终身教育理论的发展

终身教育作为一种主流教育理论思潮,一直从未停下自身发展与演变脚步,目前,已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1) “理念型”终身教育论

1965—1970年是终身教育理论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可称之为终身教育理论的“初创期”。^①这一时期理论研究推进者主要是:保罗·朗格朗、埃德加·富尔(E. Faure)、戴维等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相关研究小组成员。他们主张对传统教育进行重新整合和体系化,终身教育应着眼于人的“完全人格”的形成以及个人生活质量的提升,并通过人生的各个阶段去努力实施。这一时期的理论具有“理念性”、“抽象性”、“乌托邦”的色彩。

(2) “反体制型”终身教育论

1970—1985年被称为终身教育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转换期”。这一阶段,以捷尔比“反体制型终身教育论”为代表。他认为:终身教育应成为社会弱势群体获得解放,实现自身全面发展而提供帮助的工具。他提出:终身教育应该是学校教育和学校毕业后教育及训练的统合。这一时期的理论具有“科学性、现实性、实践性”的特点,将终身教育从理念提倡推向实践展开。

(3) “实践型”终身教育论

1985年至今是终身教育理论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这一时期,终身教育开始由理念、思潮全面转向“政策化”、“法制化”的教育实践探索阶段。以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家为代表,他们在终身教育实践探索的基础上提出“基础教育应视为终身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起始部分,并主张把学校教育的内部改

^① [日]波多野完治. 续·生涯教育论[M]. 日本小学馆, 1985: 148.

革置于终身教育的框架下”。^①

3. 实践的征程

自终身教育理念被确立并广泛传播以来,世界各国高度重视本国终身教育的实践推进与发展,并将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纳入国家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目标。世界各国将终身教育的改革实践积极推向高潮。

(1) 终身教育的立法

立法作为有效保障终身教育实践开展,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如:1976年,美国制定并颁布了《终身学习法》;1988年,日本设立终身学习局,并于1990年颁布并实施《终身学习振兴法》;1999年,韩国国会审议通过,并正式实施《终身教育法》。2005年,我国福建省出台了《福建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成为中国大陆第一部关于终身教育的地方立法;2011年,上海市人大审议、通过、并实施《上海市终身教育促进条例》,成为我国市级首部终身教育立法。

(2) 学校教育的开放

打破“封闭式”学校教育固有体系的束缚,形成开放、融合、弹性的教育体系,从而实现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之间、不同类型学校教育之间的横向沟通和纵向对接,为构建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奠定基础,是各国推行终身教育的一个重大的实践。如:1995年,日本召开了“终身学习审议会”,会中提出高等教育机构必须向社会敞开大门,广泛吸收在职成人进入高等教育机构学习,为广大成人提供继续学习的机会。20世纪60年代,美国以社区发展为目的的社区学院广泛发展起来,为成人提供“无限制”的继续学习机会,此外,很多美国大学都成立了大学开放部,开展对“非传统型学生”的教育活动。在我国,高校已经实现全面与社会接轨,成立继续教育(成人教育)学院,开展多层次的成人函授、业余、网络等学历教育,为企业或社会人员提供职业技能提升教育,为社区居民开展公益文化讲座等,实现不同教育形式的有效融合,以及优质教育资源的优化组合。

(3) 社会教育的发展

随着“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许多国家纷纷成立社会教育机构,并将文化团体、社区组织、企事业单位等部门纳入终身教育体系,充分利用和整合辖区各种优质的教育资源,积极开展各种类型的社会教育,实现教育社会化,搭建起“人人可学、处处皆学、时时能学”的终身学习框架体系。

^① 吴遵民,黄欣.实践终身教育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12-13.

日本的“公民馆”是日本社会教育最具代表性的机构,作为社区教育、学习、文化活动的据点,在各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①通过建立数字化学习平台,建立家庭、社会、学校教育一体化的终身教育体系,将文化会馆、图书馆、博物馆、活动中心等教育资源纳入教育的范畴。

在我国,社区教育成为开展社会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载体。自1999年上海市成立第一个社区学院以来,经过10多年的实践,我国社区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发展:建立起“社区学院、社区教育中心、社区市民学校”三级社区教育系统,以政府主导,统筹辖区各类优质的教育资源,为社区居民开展“全员、全程、全方位”的社区教育活动,全面提升社区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

二、终身学习理念的共鸣

伴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社会生产率的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改善,面对着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人们开始审视自己的人生,思考着如何才能更好地实现自我生存和发展。

工作岗位技术工艺的革新,使得传统意义上一成不变的“专业技术”,开始逐渐过时而惨遭淘汰,人们只有持续学习、提升,才能适应不断变化着的岗位工作需要。

社会经济的发展与生产效率的提高,为人们带来更多的自由可支配的闲暇时间。这就使得人们拥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去不断进行自我学习、自我提升、自我发展,以追逐自己高品质的幸福生活,实现自己的精彩人生。

社会民主化的发展,人本理念的广泛认同,使得整个社会开始关注个体的自我意识、自我需求、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幸福,强调和尊重个体的学习权利和学习义务。国家要为个体的自由学习、终身学习、个性学习提供强有力的教育支持。

随着社会的发展,终身教育作为一种教育思想、理念、原则,已经无法满足和适应个体多元化自由终身学习的需要。终身教育不仅要站在政府、社会,教育者的角度去思考如何去为受教者提供公平的教育机会、教育权利、教育服务,更重要的是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学习者为中心,将被动地提供均等的教育机会,转变为主动地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服务,为个体的自由、幸福、完

^① [日]小林人文,末本诚,[中]吴遵民.当代社区教育新视野[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31.

满的生活提供支持。学习者的学习行为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学习成为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终身教育开始逐渐发展并逐渐过渡到终身学习阶段,终身学习理念开始成为全世界教育界普遍关注的焦点。

1. 终身学习的提出及发展

终身学习理念的出现比终身教育的理念要晚一些,终身学习是终身教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终身学习是终身教育的发展和延伸,是终身教育实现的终极目标。终身学习理念伴随着终身教育理念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过程中逐渐确立并发展起来。

当代终身学习的教育思想发端于法国著名教育学家埃德加·富尔在1972年提出的:关于终身学习概念制度化的学术报告——《学习的目的》。他在报告中指出:“每一个人必须自我定位,在其一生中坚持不懈地学习。”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中,不仅提出了终身教育、学习型社会两大重要命题,并且认为教育过程的连续性以及人类自觉或不自觉地一直都在终身不断地学习和训练自己,这是一种客观存在。并指出:“我们再也不能刻苦地、一劳永逸地获取知识了,而需要终身学习如何去建立一个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学会生存。”^①由此可见,终身学习成为一种生存状态,学习同生存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

198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召开了第四届世界成人教育大会。大会一致通过了《学习是人的基本权利》的基本宣言。宣言中正式提出“终身学习权”,并认为成人学习之权有助于人类解决自身许多关键问题,是人类谋生存不可缺少的工具。^②终身学习权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开始逐渐被世界各国所普遍关注和认同。

1994年11月,在罗马举行的“首届终身学习会议”上,欧洲终身学习促进会对终身学习的概念进行了迄今为止最权威、最精辟的解读,得到了与会各国的高度认可,并被广泛传播。其对终身学习做了这样的界定:“终身学习是通过一个不断的支持过程来发挥人类的潜能,它激励并使人们有权利去获得他们终身所需要的全部知识、价值、技能与理解,并在任何任务、情况和环境中有信心、有创造性和愉快地应用它们。”

整个20世纪90年代,终身学习理念成为一种强大的教育思潮,在世界各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2.

② 陈红平. 终身教育与终身学习的概念解读与关系辨析[J]. 成人教育,2012(3):36.